



文白
对照



诸子集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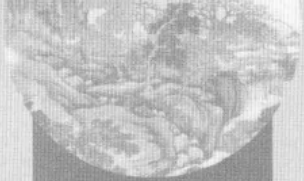
主编◎许嘉璐 副主编◎梅 季



中



广西教育出版社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广东教育出版社



文白
对照



诸子集成

主编◎许嘉璐 副主编◎梅 季



甲



广西教育出版社
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
广东教育出版社



**全国高校古委会“八五”规划项目
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古籍普及读本**



文白对照诸子集成（中）

商君书

朱友华注译

慎子

梅季注译

韩非子

萧德铤注译

孙子

周本述注译

吴子

周本述注译

尹文子

梅季注译

吕氏春秋

吴金华 储道立注译

淮南子

王继如注译

新语

黄巽斋注译

法言

罗邦柱注译

盐铁论

白兆麟注译

总 策 划	郑妙昌	赵喜民	黄尚立	陈绪万
	张祥涛	卢锡铭	曾宪志	张 炜
	蓝小星	唐秋德		
责任编辑	吴精化	李 硕	张积均	彭玉萍
	周伟励	黄神彪	赵辛予	
责任技编	胡佑民	甘成才	袁 佟	吴伟腾
责任发行	张修林	陈 刚	黄神彪	吴敬阳

封面题字 启 功
装帧设计 黎国泰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总 目

再版说明

前 言

注译者小传

上 册

论语	余心乐注译	0001 ~ 0111
孟子	赵 航注译	0113 ~ 0213
荀子	王庆元、蔡世骥、郭齐家注译	0215 ~ 0426
老子	孙雍长注译	0427 ~ 0460
庄子	孙雍长注译	0461 ~ 0659
列子	滕志贤注译	0661 ~ 0752
墨子	梅 季、林金保注译	0753 ~ 0993
晏子春秋	薛安勤注译	0995 ~ 1128
管子	方一新、王云路注译	1129 ~ 1462

中 册

商君书	朱友华注译	1463 ~ 1521
慎子	梅 季注译	1523 ~ 1537
韩非子	萧德铤注译	1539 ~ 1826
孙子	周本述注译	1827 ~ 1850
吴子	周本述注译	1851 ~ 1866
尹文子	梅 季注译	1867 ~ 1883
吕氏春秋	吴金华、储道立注译	1885 ~ 2182
淮南子	王继如注译	2183 ~ 2511
新语	黄巽斋注译	2513 ~ 2542
法言	罗邦柱注译	2543 ~ 2600
盐铁论	白兆麟注译	2601 ~ 2742

下 册

论衡	陈蒲清、梅 季注译	2743 ~ 3258
申鉴	黄巽斋注译	3259 ~ 3292
潜夫论	吴庆峰注译	3293 ~ 3425
抱朴子	杨端志等注译	3427 ~ 3780
世说新语	鄢先觉注译	3781 ~ 4004
颜氏家训	陈 绶、周复刚注译	4005 ~ 4120

商 君 书

朱友华 注译

更法第一

1 孝公平画^[1]，公孙鞅、甘龙、杜挚三大夫御于君^[2]，虑世事之变，讨正法之本^[3]，求使民之道。

君曰：“代立不忘社稷，君之道也；错法务民主长^[4]，臣之行也。今吾欲变法以治，更礼以教百姓，恐天下之议我也。”

2 公孙鞅曰：“臣闻之：‘疑行无成，疑事无功。’君亟定变法之虑，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。且夫有高人之行者，固见负于世；有独知之虑者，必见骜于民^[5]。语曰：‘愚者暗于成事，知者见于未萌^[6]。民不可与虑始，而可与乐成。’郭偃之法曰：‘论至德者不和于俗，成大功者不谋于众。’法者所以爱民也，礼者所以便事也。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，不法其故；苟可以利民，不循其礼。”

孝公曰：“善！”

3 甘龙曰：“不然。臣闻之‘圣人不更易民而教，知者不变法而治。’因民而教者，不劳而功成。据法而治者，吏习而民安。今若变法，不循秦国之故，更礼以教民，臣恐天下之议君，愿孰察之。”

4 公孙鞅曰：“子之所言，世俗之言也。夫常人安于故习，学者溺于所闻^[7]。此两者所以居官而守法，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。三代不同礼而王；五霸不同法而霸。故知者作法，而愚者制焉。贤者更礼，而不肖者拘焉。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，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，君无疑矣。”

5 杜挚曰：“臣闻之‘利不百，不变法；功不十，不易器’；臣闻‘法古无过，循礼无邪’。君其图之！”

6 公孙鞅曰：“前世不同教，何古之法？帝王不相复，何礼之循？伏羲、神农，教而不诛。黄帝、尧、舜，诛而不怒。及至文、武，各当时而立法，因事而制礼。礼法以时而定；制令各顺其宜；兵甲器备，各便其用。臣故曰：治世不一道，便国不必法古。汤、武之王也，不循古^[8]而兴；殷、夏之灭也，不易礼而亡。然则复古者未必可非，循礼者未足多是也。君无疑矣。”

孝公曰：“善！吾闻穷巷多怪，曲学多辩。愚者笑之，智者哀焉；狂夫之乐，贤者丧焉。拘世以议，寡人不之疑矣。”于是遂出《垦草令》。

[1] 平画：平，通“评”，犹评议也。画，通“划”，犹计划也。 [2] 御：侍奉。

[3] 正：定，引申为制定。 [4] 错：通“措”，建立，施行。《新序·善谋》作“错法务明主长”。 [5] 骜：嘲笑。《史记索隐》引《商君书》作“訾”，毁也，即诽谤之意。两解皆通。

[6] 知：通“智”。 [7] 学者：这里指拘泥于书本的学究一类的人物。溺：没也，沉没。 [8] 循古：严万里曰：“诸本及《史记》作‘循古’。”按修当作循，今径改。

【译 文】

1 秦孝公在探讨治国大计，公孙鞅、甘龙、杜挚三个大夫在一旁侍奉，共同分析天下变化着的形势，讨论立法的原则，寻求统治人民的办法。

孝公说：“继承君位而不要忘记国家，这是国君应遵奉的原则。建立法度力求显示君上的明达，这是人臣应尽的职责。现在我想通过变法来治理国家，改革旧有礼制来教导百姓，但是我又担心天下人会对我议论纷纷。”

2 公孙鞅说：“我听说，‘行动犹豫不决，就不会有成就；做事优柔寡断，就不会有功效。’您得赶快下定变法的决心，不要去顾忌天下人会有什么议论。再说，行为比别人高明的人，本来就会遭到世俗的反对；有独到见地的人，也必然会受一般人的诽谤。俗话说：‘愚笨的人在事成之后还弄不明白，而聪明的人在事先就能有所预见。不必跟芸芸百姓商量创新，只能让他们在事后乐享其成。’郭偃讲法的时候说：‘讲论崇高道德的人不附和俗人的见解，成就大事业的人不找一般人去商量。’法的宗旨是爱民的；礼是为了便于行事的。所以圣人治国，只要能使国家富强，就不会沿用旧的法规；只要对民众有利，就不再遵循旧礼。”

秦孝公说：“好！”

3 甘龙说：“不对，我听说，‘圣人不改变民众的旧俗而施行教化，智者不改变成法来治理国家。’顺着民众的旧俗施行教化，不费力就能成功。按照成法来治理国家，官吏既很熟悉，民众也得安宁。现在如果变法，不按照秦国的老规矩，换一套新礼制来教化民众，我担心天下的人真的会来议论您了，请您仔细考虑。”

4 公孙鞅说：“你所说的是一般流俗的议论。平庸的人总是安于旧的习惯，读死书的人总是拘泥于自己知道的老一套。这两种人只可以当官守法，不足以跟他们讨论变法改革的事。夏、商、周三代的礼制不同，而都能成就其王业；春秋时五霸的法制也不一样，也都能成就霸业。所以智慧的人创立法度，而愚笨的人只会墨守旧法。贤能的人能改革旧礼，而没有出息的人只能受旧礼的约束。受旧礼约束的人，是不值得去和他们讨论变法的。请君上不必迟疑。”

5 杜挚说：“我听说，‘没有百倍的好处，不轻易变更法度；没有十倍的功效，不轻易改换工具。’我还听说效法古代没有过错，遵循旧礼就不会出偏差。君上多加考虑。”

6 公孙鞅说：“古代的政教各不相同，我们该效法哪代？历代帝王礼制各不相袭，我们当遵循谁的礼制？伏羲、神农实行教化，不施刑戮；黄帝、尧、舜虽施刑戮，但不过分；至于文王、武王，都是适应时势而立法，依据情况而制礼。礼和法都要按实际需要来制定，法制和命令都要符合时代的要求，兵器铠甲和器械装备的制造都要便于使用。所以我说，治理国家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，只要有利于国家，就不必仿效古法。商汤、周武王不效法古代，照样兴盛；殷纣、夏桀没有改变旧礼，却灭亡了。既然如此，违反古制未必就该受非难，拘守旧法也不一定值得称道。您不要再犹豫了。”

孝公说：“说得好，我听说住在偏僻小巷的人往往少见多怪，学识浅陋的人喜欢诡辩。愚笨的人所讥笑的，正是聪明的人感到可怜悯的；狂妄的人所称快的，正是贤人感到可忧伤的。对于那些拘泥于世俗的议论，我再也不会犹豫了。”于是颁布了开垦荒地的命令。

垦 令 第 二

1 无宿治^[1]，则邪官不及为^[2]私利于民；而百官之情不相稽，则农有余日。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，则农不败。农不败而有余日，则草必垦矣。

2 訾^[3]粟而税，则上壹而民平。上壹则信，信则臣不敢为邪。民平则慎，慎则难变。上信而官不敢为邪，民慎而难变，则下不非上，中不苦官。下不非上^[4]，中不苦官，则壮民疾农不变。壮民疾农不变，则少民学之不休。少民学之不休，则草必垦矣。

3 无以外权爵任与官，则民不贵学问，又不贱农。民不贵学问，则愚；愚则无外交；无外交则国安而不殆。民不贱农，则勉农而不偷^[5]。国安不殆，勉农而不偷，则草必垦矣。

禄厚而税多，食口众者，败农者也。则以其食口之数，贱而重使之。则辟淫游惰之民，无所于食。民无所于食则必农，农则草必垦矣。

4 使商无得余，农无得粟^[6]。农无得粟，则窳惰之农勉疾。商不得余，则多岁不加乐。多岁不加乐，则饥岁无裕利。无裕利则商怯^[7]。商怯则欲农。窳惰之农勉疾，商欲农，则草必垦矣。

声服无通于百县，则民行作不顾，休居不听。休居不听，则气不淫。行作不顾，则意必壹。意壹而气不淫，则草必垦矣。

5 无得取庸，则大夫家长不建缮，爱子、惰民不窳，而庸民无所于食，是必农。大夫家长不建缮，则农事不伤。爱子、惰民不窳，则故田不荒。农事不伤，（农）〔庸〕民益农^[8]，则草必垦矣。

6 废逆旅，则奸伪、躁心、私交、疑农之民不行，逆旅之民无所于食，则必农。农则草必垦矣。

7 壹山泽，则恶农、慢惰、倍欲之民无所于食。无所于食，则必农。农则草必垦矣。

8 贵酒肉之价，重其租，令十倍其朴，然则商贾少，农不能喜酣爽，大臣不为荒饱。商贾少，则上不费粟。民不能喜^[9]酣爽，则农不慢。大臣不荒，则国事不稽，主无过举。上不费粟，民不慢农，则草必垦矣。

9 重刑而连其罪，则褊急之民不斗，很刚之民不讼，怠惰之民不游，费资之民不作，巧谀、恶心之民无变也。五民者不生于境内，则草必垦矣。

10 使民无得擅徙，则诛愚乱农农民^[10]，无所于食，而必农；愚心躁欲之民壹意，则农民必静。农静诛愚，则草必垦矣。

11 均出余子之使令，以世使^[11]之，又高其解舍，令有甬官食飨，不可以辟役，而大官未可必得也，则余子不游事人，则必农。农则草必垦矣。

12 国之大臣诸大夫，博闻、辩慧、游居之事，皆无得为，无得居游于百县，则农民无所闻变见方。农民无所闻变见方，则知农无从离其故事，而愚农不知，不好学问。愚农不知，不好学问，则务疾农。知农不离其故事，则草必垦矣。

13 令军市无有女子；而命其商令人自给甲兵，使视军兴；又使军市无得私输粮者，则奸谋无所于伏，盗输粮者不私稽^[12]，轻惰之民不游军市。盗粮者无所售，送粮者不私^[13]，轻惰之民不游军市，则农民不淫，国粟不劳，则草必垦矣。

14 百县之治一形，则从，迁者不饰，代者不敢更其制^[14]，过而废者不能匿其举。过举不匿，则官无邪人。迁者不饰，代者不更，则官属少而民不劳。官无邪则民不敖。民不敖则业不败。官属少，征不烦。民不劳，则农多日。农多日，征不烦，业不败，则草必垦矣。

15 重关市之赋，则农恶商，商有疑惰之心。农恶商，商疑惰，则草必垦矣。

16 以商之口数使商，令之厮、舆、徒、重者必当名，则农逸而商劳。农逸则良田不荒。商劳则去来赍送之礼，无通于百县，则农民不饥，行不饰。农民不饥，行不饰，则公作必疾，而私作不荒，则农事必胜。农事必胜，则草必垦矣。

17 令送粮无取僦，无得反庸，车牛舆重设必当名，然则往速徠疾，则业不败农。业不败农，则草必垦矣。

18 无得为罪人请于吏而饷食之，则奸民无主。奸民无主，则为奸不勉。为奸不勉，则奸民无朴^[15]。奸民无朴，则农民不败。农民不败，则草必垦矣。

[1] 宿：《广雅·释言》：“宿，留也。”宿治，指处理公事拖延。

[2] 为：高亨《诸子新

笺》曰：“为，犹求也。古语为有追求之义。”

[3] 訾：计量，计算。

[4] 非上：

指责国君。高亨说“则下不非上”的“下”，似当作“上”，指对上层统治者（见《诸子新笺》，下同）。

[5] 此四句据明冯梦楨本（即绵眇阁本）、评校本径改。

[6] 王时省

曰：“余”、“巢”二字当互易。

[7] 高亨曰以上五句疑当作“商不得巢，则多岁不加乐，

饥岁无裕利。多岁不加乐无裕利，则商怯”。

[8] 陶鸿庆《读诸子札记》曰疑本“庸民

益农”，承上“庸民无所于食，是必农”而言。今径改。

[9] 喜：严本作“善”，今据范

钦本改。

[10] 孙诒让曰此句疑作“则诛愚乱农之民”，“之”字草书与重文相似，故误

为两“农”字也。

[11] 世使：朱师辙曰“世使”疑“册使”之讹。

[12] 高亨曰此

句疑当作“盗粮者无所售，输粮者不私稽”。

[13] 高亨曰“私”下当有“稽”字。

[14] 此二句据孙诒让说径改。《国语·晋语》韦注：迂，邪也。

[15] 此二句据朱师辙说

径改。

【译 文】

1 处理政务不过夜，奸邪的官吏就来不及到民众中去谋求私利，百官对于他们应该处理的公务也不会互相积压，农民就会有充足的时间。奸邪的官吏来不及到民众中去谋求私利，农民也不致受到损害。农民不受损害，又有充足的时间，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。

2 按照粮食产量征收地税，那么，国家的地税制度就统一，而且农民的负担也公平。国家的地税制度统一，就有了信用。有了信用，官吏就不敢营私舞弊。农民的负担公平就会安心务农，安心务农也就不会轻率改业。国家有信用，官吏不营私舞弊，农民安心务农而不轻率改业。这样，农民就不会指责国君，不会怨恨官吏，年壮的农民就能积极务农而无他想。年轻的农民就要向他们学习，而不懒惰。年轻的农民向他们学习而不懒惰，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。

3 国君不因为某人有国外势力的支持和有什么样的爵位、才能就封他做官，这样，百姓也就不会看重学问，也不会轻视农业劳动。百姓不看重学问，自然比较愚昧，也就不可能结交别国，百姓不结交别国，国家就安全没有危险。百姓不轻视农业劳动，就会尽力务农而不偷懒。国家安全没有危险，百姓尽力务农而不偷懒，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。

贵族俸禄厚，收税多，吃闲饭的人多，是有害于农业生产的。国家要按照他们吃饭人口的多少，收取人口税，并加重他们的公差，这样，那些行为放荡、游闲懒惰的人就没有地方吃饭。这些人没有地方吃饭，就必然去务农，这些人都务农了，荒地也就一定能够开垦了。

4 朝廷下令商人不得买粮食，农民不得卖粮食。农民不能卖粮食，懒惰的农民就会勤奋耕作；商人不能买粮食，遇到丰年，就不能更加享乐；遇到荒年也没有余利可图。丰年不能更加享乐，荒年也无余利可图，商人也就害怕经商了。商人害怕经商，就想务农。懒惰的农民勤奋耕作，商人弃商务农，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。

声色玩好和华丽的服饰不得在各地流通，这样，农民在劳动时就看不到这些，闲暇休息时就听不到这些。闲暇休息时听不到这些，精神就集中，在劳动时看不到这些，意志就专一。意志专一，精神集中，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。

5 朝廷下令不准许雇工，那么，大夫家长就不能大兴土木，他们的子女就不能在家吃闲饭，懒汉也不能偷懒，做雇工的找不到地方挣饭吃，就必定务农。大夫家长不大兴土木，农业就不会受妨害，大夫家长的孩子不吃闲饭，懒汉不偷懒，已开垦的田地就不会荒芜。农业生产不受妨害，做雇工的也务农了，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。

6 取消旅店，这样，虚伪奸诈的、狡猾的、私下勾结的、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就无法远行，开旅店的人就没有饭吃，这些人就必然务农。这些人都务农，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。

7 由国家统一管理山林湖泊资源，这样厌恶农业劳动、懒惰、贪财的人就不能依赖山林湖泊生活。他们无法生活，就必然务农。这些人都务农，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。

8 提高酒肉的价格，加重酒肉的税收，使税额相当于本钱的十倍。这样，经营酒肉的人就少了，农民就不能过度饮酒作乐，大臣就不致荒淫醉饱。经营酒肉的商人少了，国家就不会浪费粮食。农民不过度饮酒作乐，就不会延误农时。大臣们不荒淫醉饱，国家公务也不会拖延，君主就不会发生错误的举动。国家不浪费粮食，农民不延误农时，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。

9 加重刑罚并实行连坐法，这样，心胸狭窄、性情急躁的人就不敢私斗，强横霸道的人就不敢争讼，游手好闲的人就不敢游荡，挥霍钱财的人就不会产生，阿谀奉承、心底险恶的人就不敢进行欺诈。国家没有这五种人，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。

10 不准百姓自由迁移，那些愚昧无知、不安心农业生产的人就没有地方吃饭，而必然去务农；愚昧无知、浮躁多欲的人都专心务农，农民就一定安分。农民安分了，而愚昧无知扰乱农民的人也必然务农，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。

11 贵族家嫡子以外的子辈都要担负徭役，国家按照登记的名册使他们服役，并且提高他们减免服役的条件，设立掌管斗斛的官吏，供给他们一定的口粮，使他们无法逃避徭役，想做大官也没有多少希望，这样，他们就不再到处去钻营投靠权贵，就必然务农。这些人都务农，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。

12 国家的大臣、大夫们，不得追求广见多闻、巧言善辩、闲居游逛这类事，更不准他们到各县游荡。这样，农民就听不到那些奇谈怪论，看不到什么异能。农民听不到奇谈怪论，看不到什么异能，聪明、机巧的农民就不会抛弃他们原来的职业，无知、憨厚的农民没有所谓知识，也不爱好学问，便会积极务农。没有知识的农民积极务农，聪明、机巧的农民不抛弃原有的职业，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。

13 命令军人市场不得有女子；命令军人市场的商人自备铠甲和兵器，并注视军队出发做好准备；并且不准军人市场有私运粮食的人，这样，狡猾的计谋就无法在市场中隐匿，偷军粮的人就无法卖出，运军粮的人就不敢私自拖延，轻浮懒惰的人就不在军人市场游逛，这样，农民就不放荡，国家的粮食就不浪费，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。

14 各县的政令和体制统一，人人都会遵从，奸邪的官吏就不能弄虚作假，接任的官吏也不敢变更统一的体制，有过错失职的官吏也不能掩盖自己的失误。失误不能掩盖了，官吏中就不会有奸邪的人。奸邪的官吏不能弄虚作假，接任的官吏不敢变更统一的体制，官员就可以减少，百姓的负担就不会过重。官吏不做坏事，百姓就不敢游荡。百姓不敢游荡，农业就不受妨害。官吏减少，征收的赋税就不繁重。百姓不疲于供赋，就会有多余的时间。百姓有了多余的时间，征收的赋税不多，农业再不受妨害，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。

15 加重关口和集市的税收，农民就厌恶经商，商人就会对经商产生疑惧、消极的情绪。农民厌恶经商，商人又有疑惧、消极的情绪，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。

16 按照商人家里的人口数摊派他们的徭役，命令他们的奴仆必须按名册服役。这样，农民就会减轻负担，而商人的负担就加重了。农民的负担减轻了，良田就不会荒芜；商人的负担加重了，他们就不能把那些往来赠送的礼品送到各县去。这样，农民不挨饿，办事也不会讲究排场，对官家的事就做得快，对自己的事情也不会耽误。这样农业生产就一定能够得到发展。农业生产得到发展，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。

17 命令给官府送粮食的车不得收取运费，回程时也不准揽载私人的货物，车牛所载的重量在服役时必须和官册上预先登记的一样。这样，送粮的车辆、牲口来去都快，运粮就不会耽误农业生产。运粮不耽误农业生产，荒地就一定能够得到开垦。

18 禁止人们向官吏求情给犯人送饭，这样，奸民就没有人支持。奸民没有人支持，做坏事就得不到鼓励，做坏事得不到鼓励，奸民就无处依附，农民就不会受到损害。农民不受损害，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。

农 战 第 三

1 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，官爵也。国之所以兴者，农战也。今民求官爵，皆不以农战，而以巧言虚道，此谓劳民。劳民者，其国必无力。无力者，其国必削。

2 善为国者，其教民也，皆作壹^[1]而得官爵，是故不官无爵。国去言则民朴。民朴则不淫。民见上利之从壹空出也，则作壹。作壹，则民不偷营。民不偷营，则多力。多力，则国强。今境内之民皆曰：“农战可避，而官爵可得也。”是故豪杰皆可变业，务学《诗》、《书》^[2]，随从外权，上可以得显，下可以求官爵；要靡^[3]事商贾，为技艺，皆以避农战。具备，国之危也。民以此为教者，其国必削。

3 善为国者，仓廩虽满，不偷于农，国大民众，不淫于言，则民朴壹。民朴壹，则官爵不可巧而取也。不可巧取，则奸不生。奸不生，则主不惑。今境内之民及处官爵者，见朝廷之可以巧言辩说取官爵也，故官爵不可得而常也。是故进则曲主^[4]，退则虑私，所以实其私，然则下卖权矣。夫曲主虑私，非国利也，而为之者，以其爵禄也。下卖权，非忠臣也，而为之者，以末货也。然则下官之冀迁者皆曰：“多货，则上官可得而欲也。”曰：“我不以货事上而求迁者，则如以狸饵鼠^[5]尔，必不冀矣。若以情事上而求迁者，则如引诸绝绳而求乘枉木也^[6]，愈不冀矣。二者不可以得迁，则我焉得无下动众取货以事上，而以求迁乎？”百姓曰：“我疾农，先实公仓，收余以食亲，为上忘生而战，以尊主安国也。仓虚，主卑，家贫。然则不如索官。”亲戚交游合，则更虑矣。豪杰务学《诗》、《书》，随从外权；要靡事商贾，为技艺，皆以避农战。民以此为教，则粟焉得无少，而兵焉得无弱也？

4 善为国者，官法明，故不任知虑；上作壹，故民不偷营^[7]，则国力转^[8]。国力转者强，国好言谈者削。故曰：农战之民千人，而有《诗》、《书》辩慧者一人焉，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。农战之民百人，而有技艺者一人焉，百人者皆怠于农战矣。国待农战而安，主待农战而尊。夫民之不农战也，上好言而官失常也。常官则国治，壹务则国富。国富而治，王之道也。故曰：王道作^[9]外，身作壹而已矣。

5 今上论材能智慧而任之，则智慧之人希主好恶，使官制物，以适主心。是以官无常，国乱而不壹，辩说之人而无法也。如此，则民务焉得无多？而地焉得无荒？《诗》、《书》、礼、乐、善、修、仁、廉、辩、慧，国有十者，上无使守战。国以十者治，敌至必削，不至必贫。国去此十者，敌不敢至；虽至必却；兴兵而伐，必取；按兵不伐，必富。国好力者以难攻，以难攻者必兴；好辩者以易攻，以易攻者必危。故圣人明君者，非能尽其万物也，知万物之要也。故其治国也，察要而已矣。

6 今为国者多无要。朝廷之言治也，纷纷焉务相易也。是以其君悞^[10]于说，其官乱于言，其民惰而不农。故其境内之民，皆化而好辩乐学，事商贾，为技艺，避农战。如此则不远^[11]矣。国有事，则学民恶法，商民善化，技艺之民不用，故其国易破也。夫农者寡而游食者众，故其国贫危。今夫螟、螽、蚰蝓^[12]春生秋死，一出而民数年不食。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，此其为螟、螽、蚰蝓亦大矣。虽有《诗》、《书》，乡一束，家一员，犹^[13]无益于治也，非所以反之之术也，故先王反之于农战。故曰：百人农，一人居者王。十人农，一人居者强。半农半居者危。故治国者欲民之农也。国不农，则与诸侯争权，不能自持也，则众力不足也。故诸侯挠^[14]其弱，乘^[15]其衰，土地侵削而不振，则无及已。圣人知治国之要，故令民归心于农。归心于农，则民朴而可正也，纷纷则易使也，信可以守战也。壹则少诈而重居，壹则可以赏罚进也，壹则可以外用也。夫民之亲上死制也，以其旦暮从事于农。夫民之不可用也，见言谈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，商贾之可以富家也，技艺之足以糊口也。民见此三者之便且利也，则必避农。避农，则民轻其居。轻其居，则必不为上守战也。凡治国者，患民之散而不可转也，是以圣人作壹，转之也。国作壹一岁者，十岁强；作壹十岁者，百岁强；作壹百岁者，千岁强，千岁强者王。君修赏罚以辅壹教，是以其教有所常，而政有成也。王者得治民之至要，故不待赏赐而民亲上，不待爵禄而民从事，不待刑罚而民致死。国危主忧，说者成伍，无益于安危也。夫国危主忧也者，强敌大国也。人君不能服强敌、破大国也，则修守备，便地形，转民力，以待外事，然后患可以去，而王可致也。是以明君修政作壹，去无用，止浮学事淫之民，壹之农，然后国家可富，而民力可转也。

7 今世主皆忧其国之危而兵之弱也，而强听说者。说者成伍，烦言饰辞，而无实用。主好其辩，不求其实。说者得意，道路曲辩，辈辈成群。民见其可以取王公大人也，而皆学之。夫人聚党与，说议于国，纷纷焉，小民乐之，大人说^[16]之。故其民农者寡而游食者众。众则农者殆。农者殆则土地荒。学者成俗，则民舍农，从事于谈说，高言伪议，舍农游食，而以言相高也。故民离上而不臣者成群。此贫国弱兵之教也。夫国庸民以言，则民不畜于农。故惟明君知好言之不可以强兵辟土也，惟圣人之治国作壹，转之于农而已矣。

[1] 作壹：从事于壹，指专一农战。 [2] 《诗》、《书》：儒家经典，指《诗经》和《尚书》。

[3] 要靡：微小，此处指社会地位低微者。 [4] 曲主：曲意逢迎国君。一说，曲，邪。

[5] 狸：猫也。《广雅·释诂》：“餌，食也。”此处作动词用，即诱以食物之意，解若“诱”字。 [6] 绳：墨线。乘，加在上面。指打墨线。 [7] 俭营：朱师轍曰“俭营”疑“偷营”之讹。

[8] 转：古与“专”通。即集中于一。 [9] 作：高亨曰“作”字疑当作“非”。 [10] 悞：《说文》：“悞，不僚（明瞭）也。”即迷惑不明。

[11] 不远：王时省曰“不远”上当增“亡国”二字。 [12] 螟、螽、蚰蝓：《尔雅·释虫》“食苗心，螟；食叶，螽（音特）。”据此，螟，是食苗心的虫。螽，是吃苗叶的

虫。蚰蝓（音逐），是食豆类作物的青虫。 [13] 犹：严本作“独”，今据《太平御览》卷八二二所引《商子》改。 [14] 挠：《国语·晋语》韦注：“挠，屈也。” [15] 乘：《小尔雅·广言》：“乘，凌也。”即欺凌之意。 [16] 说：通“悦”。

【译 文】

1 国君用来鼓励民众的是官职和爵位，国家赖以兴盛的是农耕和作战。现在人们求取官爵，都不靠农战，而是凭借花言巧语、虚伪说教，这就叫误了民众。误了民众，国家就失去力量。国家失去力量，国土就必然被敌人侵削。

2 善于治理国家的国君，他要求百姓都专心从事农战，以取得官爵，不从事农战就得不到官爵。国家废去空谈，民众就朴实，民众朴实就不放纵。民众看到国君给他们的名利只能从农战这唯一的途径取得，就都专心从事农战。民众专心从事农战，就不会做违反农战的事。民众不做违反农战的事，国家的力量就强大。现在国中的民众都说：“农战可以逃避，官爵照样可以取得。”因此那些才干杰出的人物都要改变职业，努力去学习《诗》、《书》，寻求国外的势力，搞得好的可以身居要职，差一点的也可以取得一个官位；平庸的人就去经商、搞手工业，都借此来逃避农战。上述情况具备，国家就危险了。民众都以这样的人做榜样，国家就必然削弱。

3 善于治理国家的国君，粮仓虽满，也不放松农耕。国土广大，人口众多，也不任空言泛滥，这样，民众就朴实专一。民众朴实专一，官爵就不可能用奸巧的手段取得，不能以奸巧的手段取得官爵，奸民就不会产生，奸民不产生，国君就不会被迷惑。现在国中的民众和当官有爵位的，看到朝廷可以用花言巧语取得官爵，所以官爵的授予就失去了常规。因此，他们上朝就曲意逢迎国君，退朝就图谋私利。所用来满足私利的手段，就是在私下出卖国君的权利了。曲意逢迎国君，图谋自己的私利，就会不利于国家，而他们之所以这么做，就是为了爵位和俸禄。在私下里出卖国君的权利，就不是忠臣，他们之所以这样做，就是为了追求钱财。于是希望升迁的下级官吏都说：“钱财多了，当大官的欲望就可以实现了。”又说：“我不用钱财孝敬上司，而要升官，就像用猫做诱饵引诱老鼠一样，是肯定毫无希望的。如果凭借精诚对待上司，而想要升官，就像扯着断了的墨线而想取直弯曲的木材一样，更没有希望了。这两种做法都不能升官，那么，我怎能不到下边扰乱百姓、搜刮钱财去孝敬上司以求取升官呢？”老百姓说：“我努力务农，首先得装满国家的粮仓，再收拾余下的粮食养活亲人，还得为国君拼死作战，来巩固国君的地位、保卫国家的安全。到头来粮仓空了，国君的地位降低了，自己的家也穷了，这样倒不如谋求一个官做。”亲戚朋友都这样认识，就改变务农的念头了。才干杰出的人努力去读《诗》、《书》，寻求国外势力。平庸的人就去经商、搞手工业，都用这些手段来逃避农战。民众以这种人为榜样，那么，粮食怎能不减少，兵力怎能不削弱呢？

4 善于治国的国君，任用官吏靠严明的法度，所以不任用卖弄智谋的人；国君只实行注重农战的政策，民众就不会从事农战以外的职业，这样国家力量就集中。国家力量集中，国家就强盛，国家崇尚空谈就削弱。所以说，从事农战的人有一千个，而学《诗》《书》、能说会道、耍小聪明的人只要有一个，这一千个从事农战的人就会懒于再干。国家依靠农战才能得到安全，国君依靠农战才能得到尊崇。民众所以懒于农战，是因为国君喜好空谈而又不按照常规任用官吏。任用官吏有常规，国家就治理得好；民众专一于农战，国家就富强。国家富强且治理得好，才是成就王业的途径。所以说，成就王业的途径不是别的，只在于国君

本身实行专一农战的政策罢了。

5 现在国君只考虑人们的才能和智慧来任用官吏，这样智慧的人就会揣度国君的好恶，利用职权，擅自处理政务，以迎合国君的欢心。因此，任用官吏没有常规，国事纷乱，政策不一，巧言善辩的人就会无视国家的法度。这样，民众所追求的目标怎么会不多？土地又怎能不荒芜呢？《诗》、《书》、礼、乐、善、修、仁、廉、辩、慧，国家有了这十种东西，国君就无法使民众守土和作战。国家用这十种东西来治理，敌人来了，国土必然受到侵削；敌人不来，国家也必定贫弱。国家除掉这十种东西，敌人就不敢来犯。即便来犯也必然被击退；发兵去攻打别国必定会取得别国的领土；按兵不动，国家也必定富强。国家重视农战，就是用实力这种难得的东西向别国进攻，用难得的东西向别国进攻的国家，就必然强盛；国家崇尚空谈，就是用易得的东西向别国进攻，用易得的东西向别国进攻的国家，就必定危险。因此，圣人和明君并非是洞悉万事万物，而只是知道万事万物的纲要。所以他们治国，在于抓住纲要而已。

6 现在治国的人大多抓不住纲要。朝廷上议论治国的办法，众说纷纭，争执不休。因此，国君被各种说法弄得糊涂了，官员们也被各种议论弄得不知所从，民众也懒懒散散不肯从事农作了。所以国中的民众都变得喜好辩论，乐于做学问，经营商业，搞手工业，逃避农战。这样下去，离国家的危亡就不远了。一旦国家有重大变故，乐于做学问的人就会憎恶法度，商人就投机取巧，手工业者就不为国家出力，因此国家就容易被攻破。务农的人少，游闲混饭的人多，所以国家就贫穷危险。比如吃庄稼的螟、螽、蚰蝓几种害虫，春生秋死，出现一次，民众就几年没有饭吃。现在一人种田，而一百人吃闲饭；这些吃闲饭的人，就是更大的螟、螽、蚰蝓了。虽然《诗》、《书》，每乡有一捆，每家有一卷，对于治理国家仍毫无好处，这不是转贫危致富强的办法啊！因此先王实行农战使国家由贫危转为富强。所以说，百人务农，一人闲居，就可以成就王业。十人务农，一人闲居，国家就强盛。一半人务农，一半人闲居，这样，国家就危险。因此治国的国君要求民众务农。国家不注重农业，和其他诸侯争衡，就不能自保，因为民众力量不足啊。因此别的诸侯就会乘其虚弱来进行征服，乘其衰微加以欺凌。土地被侵夺，国力不振，到那时后悔也来不及了。圣人懂得治国的纲要，所以要民众专心务农。民众专心务农，就朴实而易于统治，民众即使再多也容易役使，民众诚实就可以令其防守攻战。民众专心农战就很少有奸诈行为，而且能安于故居；民众专一农战，就可以用赏罚来激励他们；专一农战，就可以用他们来对外作战。民众所以能亲附国君，为遵守法令而效死，是因为他们一天到晚都从事于农业。民众所以不听役使，是因为他们看到空谈善辩的说客可以陪伴国君，取得个人的尊贵；看见商人可以发家致富；看见手工业者也足以养家糊口。民众看见这三种人既自由又有利，就必然会逃避农耕。逃避农耕，就不会安于故居。民众不安于故居，就必然不肯为国君守土和作战了。凡是治国的人总是忧虑民众散漫而不集中，因此英明的国君要民众专心于农战，就是为了使民众集中起来。国家实行农战政策一年，就会十年强盛；实行农战政策十年，就会百年强盛；实行农战政策百年，就会千年强盛，千年强盛的国家就能称王天下。国君修明赏罚制度来辅助农战教令的推行，所以他的教令就统一而固定，治理也就有成效。称王于天下的国君掌握了治理民众的纲要，所以不用赏赐，民众也亲爱君上，不给予爵禄，民众也努力工作，不使用刑罚，民众也能为国家效命。当国家危亡、国君忧虑的时候，即使说客成群，对于国家的安危也是毫无用处的。国家危亡、国君忧虑，是因为面临强敌、大国